

燕 舊 舊

京 京 京

雜 瑣 遺

記 記 事



〔明〕史玄

舊京遺事

〔清〕夏仁虎

舊京瑣記

〔清〕闕名

燕京雜記

〔明〕史玄

舊京遺事

〔清〕夏仁虎

舊京瑣記

〔清〕闕名

燕京雜記

北京古籍出版社出版

北京崇文門外東興隆街五十一號

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

一九八六年七月 定價壹圓零伍分整

書號：一一二零五·二四

出版說明

《舊京遺事》，史玄撰。史玄，字弱翁。明代江蘇吳江人。他出身貧寒，長大以後發憤讀書，終於能詩善文，曾與吳易、趙渙相唱和，世稱「東湖三子」。

《舊京遺事》記載了許多明代後期宮闈內事及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鬥爭情況，同時也有一些關於當時北京的宮苑規模和風土民情的記載。是我們今天研究晚明歷史和北京宮苑源流的一部有價值的參攷書。關於本書的資料來源，曾有人認為多取材於劉若愚的《酌中志》，如京師大城條、神廟初先習趙孟頫字條、內臣姓朱改姓諸條、內官宮人私侍名爲菜戶條等。對這些條目，我們曾與《酌中志》作過比較，雖然有些條目的記載似乎一致，但也不盡相同，其內容的詳略也不一樣。可見《舊京遺事》並非抄襲之作，和《明宮史》與《酌中志》的關係決非相同。

《舊京瑣記》十卷，夏仁虎撰。夏仁虎，字蔚如，號枝巢子。祖籍南京，光緒二十四年來京作官即遷居北京。他能詩善文，撰述較多，除《舊京瑣記》外，尚有《嘯盒文稿》、《枝巢編年詩稿》、《枝巢四述》等數種。清朝末年，他曾在刑部、郵傳部、農工商

部任職。民國初年，曾在國務院、財政部任職。由于他久居京師，又活動於政界，有廣泛的社會閱歷，所以對當時京城的掌故舊聞、風土習俗、名勝古蹟、城廂市肆以及清末朝流、宮闈、儀制、考試等比較瞭解。其中記述張幼樵、李越縵等清流和京官清苦，生活之需多仰給於外官之冰炭敬與別敬，而大宗收入爲印結費的情況，都是第一手的材料。

《舊京瑣記》分俗尚、語言、朝流、宮闈、儀制、考試、時變、城廂、市肆、坊曲十卷。單從門類就可以看出該書的內容相當廣泛，具有古代筆記之「廣」和「雜」的特點。據作者「發凡」云，「所記斷自清同、光以來，其非見聞所及者，有昔賢之紀錄在，甯闕焉。若徵引舊聞，不在此例」。本書的資料來源多取「瑣聞逸事、里巷俳談」，「嚮壁虛構，則非所敢」。由於這些內容多爲作者所見所聞，所以較爲可信，給我們今天研究北京歷史、掌故、風俗等提供了一些難得的資料。但由於作者所處的時代和其階級立場的局限，書中不可避免地會帶有一定的階級烙印，這是我們今天閱讀本書時應當注意的。

《燕京雜記》未著撰者姓名，從書的內容來看，作者是清嘉慶以後河北順德人。本書主要記述了作者當時在北京地區耳聞目睹的一些掌故軼聞、風土民俗，書中也有些關於京城名勝古蹟的記載。如記載京師裱糊的精巧，果品的繁多，都是引人興趣的。雖然材料比較瑣碎龐雜，但皆爲當時人記當時事，比較可信。有些條目記載得十分詳細，對

我們今天研究北京地區的社會風俗頗有參考價值。

由於以上三種書所記內容大同小異，彼此之間又可互為補充，都是今天研究和瞭解北京地區歷史地理、民情風俗、掌故舊聞較有價值的參攷資料，所以我們將此三種書一併出版，以便讀者。

這次整理以上古籍，我們對各書中的文字錯訛現象，盡可能地查對了有關資料和各書的不同版本，直接進行了改正。有些無從稽攷的，祇好一仍其舊。《舊京瑣記》的整理，我們是以民國間刻本為底本的，《舊京遺事》是以雙肇樓叢書本為底本的，《燕京雜記》是以北京歷史風土叢書鉛印本為底本的。儘管我們做了一定的努力，但限於水平，標點、校改中的疏漏和失當之處固所難免，敬祈讀者是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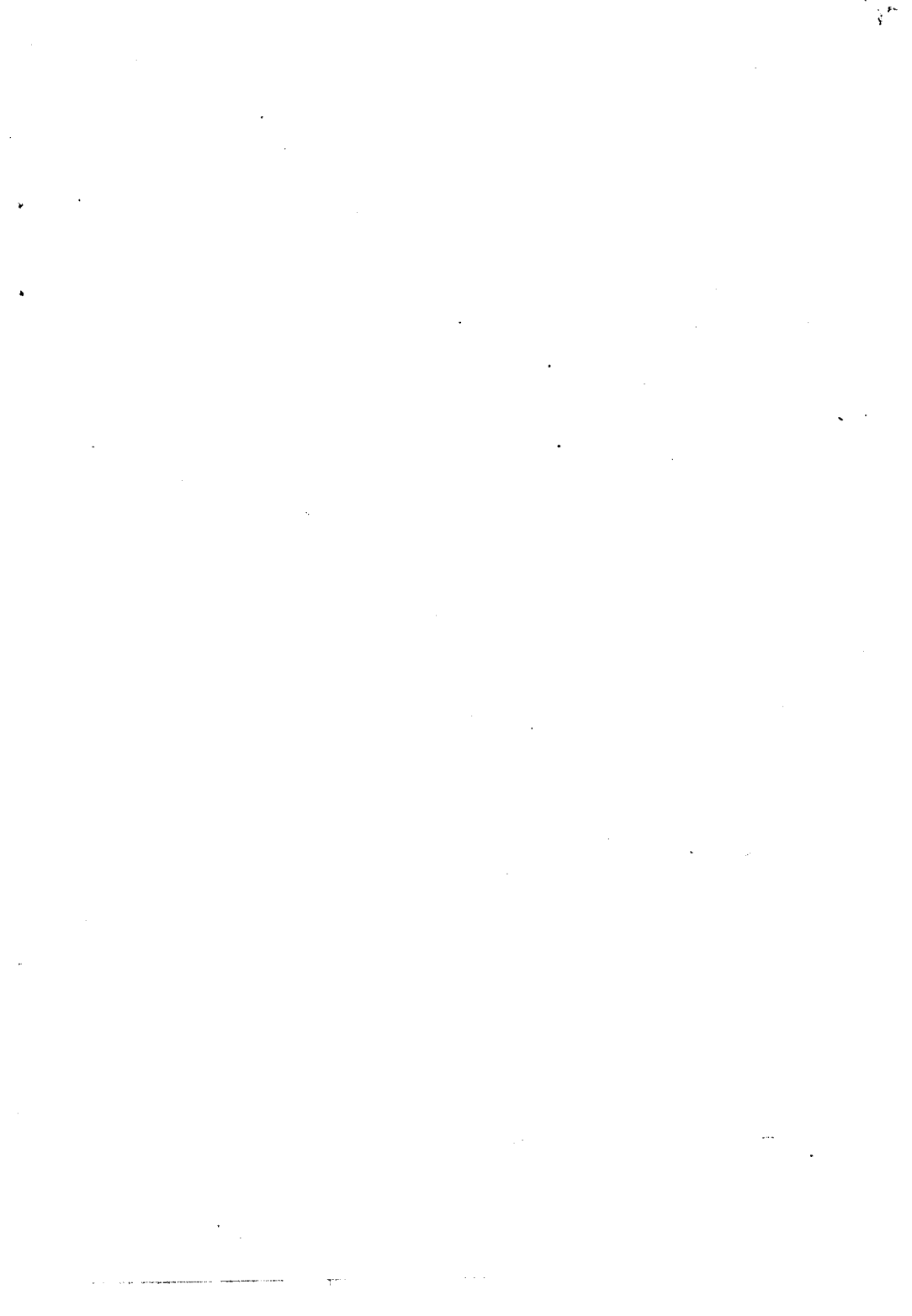
以上三種古籍，均由中華書局駢字鸞同志整理。

一九八三年十二月

目 錄

舊京遺事	〔明〕史玄	一
舊京瑣記	〔清〕夏仁虎	三七
燕京雜記	〔清〕闕名	一〇九

舊京遺事



舊京遺事

吳江史 玄弱翁著

京師大城一重，周四十五里，城九門，周正如印。南頭正陽、崇文、宣武三門，東頭朝陽、東直二門，西頭阜成、西直二門，北頭德勝、安定二門。大城內爲皇城，皇城六門：大明南向直正陽門，東安直朝陽門，西安直阜成門，北安當德勝門，大明東轉長安左門，西轉長安右門。於京師正中。皇城內樹色菁蔥，罽毼金雀，人騎馬上可望也。城外紅舖七十二，禁軍守之。皇城內爲宮城，八門：正南第一門曰承天之門，二重門曰端門，三重門曰午門，午門魏闕分焉，曰左掖門，曰右掖門，正南有五門也；東曰東華，西曰西華，北曰玄武。周回紅舖三十六，亦禁軍守之，城河繞焉。皇城之內，其山萬壽，其水海子，其田西苑。萬壽山俗云煤山，聖上重九日登高於此。海子卽太液池。西苑有幽風亭也。宮城亦云紫禁城，處皇城南隅。留都皇城偏京城東南隅，宮城處皇城北隅，規制大於此，偉麗不如也。

按：唐東京宮城東西四里一百八十八步，南北二里八十五步，周回十三里二百四十一
步，高四丈八尺。西京宮城東西四里，南北二里二百七十步，周回十三里八十步，高
三丈五尺。宋東京宮城周回五里，舊城周回二十里一百五十五步，宋初號曰闕城，亦
曰裏城。新城周回四十八里二百二十三步，號曰外城，亦曰羅城。吾皇明南京有外羅
城，北京惟南外城，無羅城也。初，太上居南城，垣墉峭密，及復辟之日，令人椎壞
南城。語曰：我得出此城而帝天也。噫吁而返。故今惟玉河橋北皇城豁達如洞，雖每
歲修理城垣，而此未嘗敢議版築之事，志太上皇之興於險難矣。

南京帝王廟，十五帝冕旒塑像，惟義農存太古之形，軒皇始爲文明之飾，餘以世次遞
遷，皆南面。北京帝王廟，設主如南京，兩廡祀古聖賢名臣。其數風后、力牧、皋陶、
伯益、伯夷、夔、龍、伊尹、傳說、周公、太公、召公、召穆公、張良、陳平、蕭何、
曹參、周勃、馮異、鄧禹、諸葛亮、李靖、房玄齡、杜如晦、李晟、郭子儀、張巡、許
遠、潘美、曹彬、岳飛、韓世忠、張浚三十四人。舜之五臣，稷、契以殷、周之祖，不
與。而傳說、召虎及諸葛亮、郭子儀得專祀其臣。高宗、宣王宜祀，而限以世三代，非
聖人不登俎豆也。唐玄、宋高，其臣爲有休烈，進退宜矣。廟在阜成門內，南嚮景
德街。

長安中勳戚邸第在東安門外，中官在西安門外，其餘卿、寺、臺、省諸郎曹在宣武門，冠蓋傳呼爲盛也。

萬曆以來，諸皇親四十家，三十八家。爲太后家、后家、妃家、主家諸家。李誠總屬慈寧家，歷年最久。餘則神廟昭妃劉家、繼祖等。貴妃鄭家，養性等。以次爲永寧、新城兩主家，又次爲太康張國紀家、嘉定周奎家，皆太后、后家也。妃、主家數稍踰，無容屈指。而太康、嘉定兩家及熹、毅兩廟東西宮數家，聲勢稍近，炙手熱人。嘉定伯起布衣，太康伯起諸生。熹廟東西宮爲某爲段，毅廟東西宮爲袁伯田諸家，皆無寵衰悴，惟都督田宏遇倚勢貴盛，行者側目。嘉定伯嗜財，住海岱門新房，放債諸貧民，收其息，寢室積錢常滿。太康伯自以起諸生，頗去貴倨，敦尚儒雅。傳呼用甘蔗棍，如文臣之三事，朝賢相與往來焉。諸太后、太妃家無復勢分爲駙馬家，是皇家貴主尚託體於霄漢。時王駙馬昂雖錮廢高陽里籍，萬駙馬煒年七十，猶管領大漢將軍，冉駙馬悅孔、齊駙馬贊元、鞏駙馬永固俱食祿奉朝請。而鞏所尚主，則光廟李選侍所生，熹廟之皇第八妹也，號樂安公主，善吳裝，行步容與，不爲鳳女之態，性溫柔少妬。駙馬府深邃秘密，公主獨好張街，遇有吳中士夫在京，必邀其宅眷到府，茶果談讌。每人禁中，先皇與之飲酒投瓊，篤天妹之禮。西京許、史，洛都馬、鄧四家，皆以后族憑陵。當代先皇雖寵愛田家，而

一門之盛，未有過於嘉定，金昌士夫因而倚託蒹葭者不少也。

按：永寧家仕大將軍、將軍者八位，嘉定家十位，劉昭妃家四位，鄭貴妃家亦四位，慈寧太后家六位，又劉岱家九位，楊光襲家六位，餘家不過兩三位或一兩位。而駙馬侯拱宸之子昌胤遂改文秩，仕工部郎。相承駙馬尚主，尤用卑損，如駙馬挾娼選勝，主之保母得與聞行其罰。惟牽駙馬與朝賢盡日而歸，主默然不問。聲亦自能詩歌，善書畫，風調流連，足爲天家之令壻。

田皇親居第在西安門，卽太監王體乾之舊宅，都人稱爲鐵獅，故元貴家門前獅也，今在田家云。皇親女爲西宮。皇貴妃善大書，能鼓琴，聖心鍾愛。皇親持親，恃其貴溢，氣勢奢華，是以園亭聲伎之美傾甲於都下。然性侈蕩，好招諸朝貴飲，酒再行，主人老，不任勸酬，頽唐徑醉，諸妓歌喉檀板，輒自出簾下，諸朝貴無分司洛下之才，而諭言驚滿座之放。是以長安諸外戚雖以意氣自豪，亦頗譏田家家法之不檢。皇親於辛巳年以進香普陀爲名，道經吳門，漁獵金昌聲妓無已，竟以此失歡皇上。壬午，皇貴妃薨，田家稍稍戢然。貴妃之恩禮踰數，與神廟之鄭貴妃埒矣。

毅宗烈皇周氏，鍾祥茂苑，天啟中選於龍邸，時皇太后崩，神廟劉昭妃主太后事，中宮之政，稟成於張皇后。烈皇后聖質端凝，少頎頎之美，張皇后欽遲之意見於色端。昭妃曰：今信王殿下，睿質方冲，黃花女得婚姻配合，自然長大，合得配信王。贊襄之下，

乾坤因而定位矣。初，嘉定伯以窮售醫，而醫頗不售，家尤日窮。皇后玉體，從容而定。初無金張四性之心，及進謁至尊之前，神人佑助，國色朝酣，見者識其有鳳翥之貴矣。崇禎元年，聖上卽祚，皇后正位宸極。甲申之變，遂爲一代烈母。體泉芝草，豈偶然哉？

按：凡聖上選婚，一后以二貴人陪升，中選之時，皇太后以青紗手帕、以金玉跳脫等事繫其臂焉。若不中選，則還其年月帖子於淑女之袖，仍侑銀四十兩，布八疋，登時送回。此祖宗常制矣。

毅廟東宮袁娘娘騎馬射箭，西宮田娘娘能書鼓琴，中宮周娘娘質厚少文，以恭儉起關雎之化，宮中翕然從風。

京師擔水人皆係山西客戶，雖詩禮之家，擔水人皆得窺其室。是以遇選采宮人，大興、宛平二縣拘水戶報名定籍，至今著爲令焉。

西市在西安門外四牌坊，凡刑人於市，有錦衣衛、理刑官、刑部主事、監察御史及宛、大兩縣正官。處決之後，大興縣領身投漏澤園，宛平縣領首貯庫，所謂會官處決也。每臨決重囚之時，有棍四對導引駕帖，獄官素服角帶送之。獨戊寅失事，分別五案，處決多官。文臣自都御史顏繼祖、張其平以下，武臣自正副總兵倪寵、劉欽以下，及內臣鄧

希詔、孫茂霖等三十二人，一切伏法。於是自刑部街至四牌坊，悉有兵營環衛，巡警張皇。皇上御殿候正刑書，催促如雨，平巾內官馬步回報，雖非鬼伯，而人命不得蹣跚，觀者咸爲揮慟矣。赴法之時，薊鎮總監鄧希詔居首，高唐生員楊炯爲殿，刀林劍樹，布匝周密。又有東廠錦衣、刑部多官貼送，蒿里薤露，死易生難，頗領此時之意也。國家用法，讞獄於三法司。是年，以軍事失律，決於中樞，楊相亦自疏請歸於司寇。然皇上戮此三十二人，而御敵始末之局結矣。師出以律，否臧則凶，誰爲厲階，人命草菅，哀哉哀哉！

神宗時，天下乂安，上高拱宮中，太監陳矩掌司禮監事，崇寬大，上性神明，委重於矩。矩兼掌東廠，但存相濟，於時東廠之緝事員役亦平心與物，貌恭謹甚。嘗有官婢以誑誤從皇城逸出，雖舉體男裝而嫋嫋回步，時見其繡縞之裏，官旗聞而物色之也。矩奏上處分，然亦惡緝事人，從此造端，不以爲善，故終以他事實之於法，歲餘而官旗不敢吐一氣。蓋居京師者云，當時道路無警守，狗不夜吠。中秋月明之夕，長安街笙曲哀曼，宮城烏雀驚起復棲。二十年以前太平景象約略如此。顯皇崩，光廟早棄羣臣，熹廟卽阼，逆賢竊弄，廠衛大播禍。追想神宗盛年，如東城老父述開元、天寶間事矣。

天啟中，逆賢以凶人濁亂天下，烈皇登極，振舉紀綱，頗濟以猛。自初元至戊寅歲，有

繫事司寇之輩，法司因循，持議未敢殫究其辜。時來方煒以文選員外註誤在獄，其門人黃景胤先以事繫告煒曰：「某不肖，蒙恩於此三年矣，見吏部來者十一人矣。因嘶喉咽不自勝。是年五月乙酉，上竟傳德音，一切肆赦，自大司空劉榮嗣而下，盡羈管於外，戴盆之士，咸頌述焉。初，刑部獄有枯樹一株，狀孿孿如鬼物，縉紳或憂思，坐其下，未知何時得出。形家以獄訟廢興，或由枯樹去留，當翦伐，然群臣方在疚，刑官無敢以言請者。是年，提牢主事某奮然翦除之，樹平而赦下，殆有數焉。」

神廟至性天孝，朝慈寧宮，月以數四。雖聖體肥重，未嘗不膝行而前，忘其委憊。慈寧性豈弟，晚年尤憶外舍李家，恩澤殊厚，皇上體聖母垂念，便增歲祿米四百石以終太皇之世。然李實不貧，園亭甲第，聲溢於都下。子孫風流蘊藉，言語文章頗爲諸貴之所欽矚。天之所殖，人不能助焉。及先皇時，李氏門衰，霍家之車轄已無飛鳳，而宮禁遙聞，猶疑其有貴戚之富。崇禎戊寅，詔武清助軍百萬，於是李氏甲第售於人，繼以西直門之海淀，銖銖兩兩，不能滿其數。至於扇珥佩帨諸小物，悉於廟市日懸價索賣。舊京遺老，追感松楸，霑臆於渭陽之情矣。上嘗登臺，而望見小民擔負滾滾碌碌，憫之，損其市稅十分之七。先皇時預徵民房，一季未及數萬，京師無田而房者失業。至於寡婦投繯而死，都人嗷嗷，怨聲滿道，以此知神廟之明德遠也。

京朝官端午賜食粽，重陽賜食糕，一費可七百金。食時助以酒脯，取沾賚而畢。諸臣享會之後，長班以餽餘納真筐籃，與其官長矜寵御路，自皇極門至長安街，馬歸洋洋，尋續不斷。余寅卯兩年中，惟見端午賜食粽一次，餘以經費浩繁，蠲除盛事，然非制也。

按：餽餘遺歸，起於唐宣宗，宣宗宴百官罷，拜舞，遣下果物，怪問，咸曰：歸獻父母及遺小兒。上敕大官，今後大宴文武官，給食肉兩分，與父母，別給果子與男女所食餘者，聽以帕子懷歸。此則古者以帕，而今以筐籃也。

神廟初年，先習趙孟頫字，其後乃好章草。先皇篤好二王，平常宸翰，俱極意做十七帖。寅卯之間，考選召對所賜策題，俱御墨揮灑，有鳳翥龍翔之妙，天縱之能。聖祖神孫，其揆一也。

烈皇篤好彈琴，寅卯年中，嘗命司禮監丞刪修琴譜，內臣惟此一官掌書畫文墨之事。是以國子監生文震亨，以琴聲音理，待詔內侍省焉。

京朝官過十月朔傳旨賜貂，東貂紫，西貂青，然以金貂爲貴。金貂黃，非上不御也。憲廟有金貂裘一，色濃毛厚，久廢御庫中，烈皇儉德，裁爲帽套二具，非大朝會不御，平居御門，仍是紫貂耳。

皇上所御冠，向以內府監局成造。烈皇儉德，每冠只用金箔銜銜巾肆製用。冠如常冠，